

今日春分。龙抬头一至，春雷隐隐，雨水丰沛，人世间的春意自此壮大势不可挡。今岁龙抬头与春分恰好同日，这是农历与公历的历法交叉所致的偶然现象，但二者在民俗中都“春耕”紧密相关，农人们在这一天举行各种祭祀仪式，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

丙午年惊蛰后，自印尼旅行返沪。踏进居住小区时当清晨，白头鹇与乌鸫立在开得正盛的白玉兰枝头引吭赛歌，绣眼与柳莺于含苞待放的红叶李间穿梭斗舞。搭乘夜航班机整宿未眠的我，一时竟有些恍惚：那弥散的火山灰、刺激的硫黄气息、灼目的热带阳光和微暖的海风，还有那东南亚香料浓烈的味道，似乎都还黏附在毛孔间、残余在味蕾里。回家简单收拾洗浴后补觉，睡到傍晚才起来吃饭。旅途中苦于吃不到足量新鲜叶菜的我，

连续几年，我都会去高桥老街过春节。不为别的，就图个方便——开车半小时即到；更图个人少——那地方名气不大，不至于被拥挤的人潮推着走。这些年，我越发怕了那些名满天下的景点，人挤人，身不由己，哪还有半点过年的闲情？高桥在浦东新区北部，正处黄浦江、长江与东海交汇之地，史称清溪，成陆于唐，建制于宋，千年的光阴就这样沉淀下来。老街分东西两街，至今保留着明末清初的民居群，白墙黛瓦，青石路面，走在上面，脚步都轻了三分。

马年正月初五，上午十点多，阳光正好。我坐在街边小广场旁的长椅上，眯着眼晒太阳。这光景，比家里那朝东的房子舒服多了。几个老人聚在亭子里，话无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；孩子们嘻嘻哈哈地追逐，给这个宁静的古镇添了些活气。偶尔走过几个穿复古衣裳的姑娘，步履从容，倒成了这老街的另一种风景。

我正迷糊着，忽听得一阵锣鼓声炸响。睁眼看时，不知何时来了一队舞狮的小伙子。一黄一红两只狮子，上下翻腾，左右跳跃。有人高声喊着：“锣鼓一响黄金万两，醒狮抬头富贵满楼！”两条大鲤鱼彩灯在一旁游走，忽上忽下，逗得人眼花缭乱。这才想起来初五接财神呢！锣鼓打得不算齐整，可那热闹劲却一点不减。十来分钟后，舞狮队上了桥，又舞了起来。我掏出手机要拍照，镜头里却闯进两个人来，一男一女，穿着大红衣裳，袖口和下摆镶着白边，头上戴着同色的卡通帽。男的高大，满脸络腮胡；女的清秀，静静地站着，偶尔也拍两张照，竟是两个外国人。上去攀谈才知道，他们是一对美国夫妇，在上海生活了整整十年，热爱中国文化，现在一所大学里教戏曲表演。我们连说带画，聊得磕磕绊绊——我的英语蹩脚，他的中文也马虎，可彼此脸上都挂着笑。他们对中国传统年俗兴致盎然，对着舞狮队看了许久。临别时，我笑着拱手：Happy Horse Year！又用中文说了句“恭喜发财”不知对方听懂了没，那两个老外也学着拱手，爽朗地笑了，笑得眼睛弯成两道月牙。

中午景区旁的饭馆人满为患，索性随意找了家小店。两个人点了三个菜，干煎黄鱼、炒猪肝、肉皮圆子汤。端上来一看，分量十足；尝一口，鲜美得很。这竟是整个春节里吃得最可口的一顿。剩下一半打包带走，连晚饭也一并解决了。结账时一看116元。真是不可思议。离开老街时，阳光依旧暖暖地照着。我回头望了一眼，那两位外国夫妇，正站在桥上，融进马年的光影里。偶遇，倒像是开年的好兆头。当千年古镇里闯进洋面孔，文化这道题，藏在一声生涩的问候中，藏在两个异乡人真诚的笑容里。

在清汤火锅中涮了嫩茼蒿与菠菜苗大嚼，待口中盈满清润回甘，疲乏僵硬的四肢百骸才慢慢舒展开来。次日午饭吃荠菜猪肉馄饨，肠胃尤觉熨帖。到底是江南好，异国羁旅积郁的浊气与脾气，都被这一口江南春味驱散抚平了。

得知我抱恙归来，朋友特来问候，说此前沪上连续阴雨，终得放晴，休整好了可相约踏青。江南早春，似乎总被绵绵烟雨笼罩。若有寒潮骤至，便更觉料峭。倒春寒的阴冷穿堂入户、侵人肌骨，恰如易安诗叹：“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。”此时老人们会再三强调“春捂秋冻”，少时不以为然，如今奉若圭臬。因为此季阳气渐升但寒邪未退，过早减衣易使寒邪趁虚而入，引发感冒、关节疼痛等问题。此季饮食上亦要注意，以阴阳调和为主，

比如以生阳气的韭菜炒新鲜螺蛳肉，春韭脆爽、春螺肥嫩，是驱寒除湿、开胃下饭的应季美味。有了时令家常菜的营养，身体一日好起来。晴几日又雨几日的交替间，使人期盼的春分节气悄然而至。然而在惊蛰与春分间，有一民俗节日与我颇有渊源，那便是二月二龙抬头。龙抬头前一日是我生辰。母亲说，我生在春寒将尽、阳气始发之时，草木萌芽，万物勃发，便为我取名为“萌”。一字饱含春意，也寄予着她盼我如新芽一般向阳生长的期许。

虽说江南湿气重，但只要春分一过，日均最高气温基本能保持在摄氏十几度，春寒也就日渐消散了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曰：“春分，二月中。分者，半也。此当九十日之半，故谓之分……正阴阳适中，故昼夜无长短云。”此季春雨如丝，春云似锦，春风温煦，春阳明媚，春山翠黛，春水溶溶，正是一年中最感舒适、景色最美妙的时节。欧阳修有一首《踏莎行》写此季江南风光最是生动：“雨雾风光，春分天气。千花百卉争明媚。画梁新燕一双双，玉笼鹦鹉愁孤睡。薛荔侵墙，莓苔满地。青楼几处歌声丽。暮年旧事上心来，无言敛皱眉山翠。”

此般春色正好，怎忍虚掷辜负？清人李渔《闲情偶寄》卷六《颐养部》有“春季行乐之法”的条目，说春游时“花可熟观，鸟可倾听，山川云物之胜可以纵游”。赏花、听鸟，纵情自然，才是不负春光之法。此季陌上草长莺飞，青梅如豆柳如烟；园中桃李杏白，蝶舞翩跹人成双。山野间、田埂上，春花烂漫、野菜丛生，花花草草柔嫩的叶瓣带着晨露的甘美与泥土的清芬，是春日馈赠人间的绝色与珍馐。

每当望着这遍野新绿，便忆起童年在故乡种种。春分前后，母亲时常带回郊外采摘的面条菜，蒸食给家人加菜，说是吃了清热解毒，对嗓子好。后来才晓得，此物学名“麦瓶草”，叶片细长贴地而生，样貌朴实，却是食药两用的佳物。据中医典籍记载，其可清热养阴、润肺凉血。饥荒年月，它是果腹救命的口粮；丰年盛世，它

是保健养生的野味。日前我久咳不愈，格外念想这一口，家属从生鲜平台上买回，依故乡母亲之法将面条洗净，裹上薄面清蒸，淋少许香油蒜泥，春分前后新生的草叶，脆嫩柔滑、富含维生素C，入口格外清甜，唇齿留香，当夜咳嗽果真缓解了不少。

春分之美，在阴阳调和、昼夜均等、寒暑平衡；春分之妙，妙在这均衡并非静止，而是一种蓬勃向上、全力生长的生命本色：种子破土，草木抽芽，花蕾绽放，昆虫配对、鸟兽筑巢……一切生命都怀着无尽的热忱与希望生生不息，这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奇迹，也是这世间最灵动和美的景象。

蝶恋花（摄影）胡兴霖

蝶恋花（摄影）胡兴霖

蝶恋花（摄影）胡兴霖

蝶恋花（摄影）胡兴霖

1986年3月，台北剧场舞台上，江滨柳躺在病榻之上，终于等来了阔别数十年的云之凡。千言万语，最终只化作一句怯怯的探问：“这些年，你有没有想过我？”

那是话剧《暗恋桃花源》的首演夜。没有人想到，这句没有得到答案的问话，会被问了整整四十年。四十年来，这部戏不停被反复搬演，联结了两岸的戏剧界，培养了几代演员和几代观众。直到今天，在由此剧而诞生的专属剧场“上剧场”里，“纪念版”“专属版”“传承版”以及“大会演”依然轮番登台，场场满座。

《暗恋桃花源》的故事并不复杂：两个剧团同时租用同一排练场，一个演悲剧《暗恋》，一个演喜剧《桃花源》，于是一台戏里，悲喜交错，古今穿梭。作为“戏中戏”，《暗恋》讲述江滨柳和云之凡这对恋人，1948年在上海分离，再次相见已是四十年后，他在台北的病榻上，她已为人妇。《桃花源》改编自陶渊明的名篇，讲渔夫老陶因妻子出轨，负气离家误入桃花源，归来后却发现物是人非。这两出戏一悲一喜，看似风马牛不相及，又像在平行宇宙中人生的两种可能，被赖声川巧妙地缝在一起，演尽人间荒诞悲欢。这部戏是两岸戏剧交流四十年中最频繁的作品，江滨柳的问话最让观众放不下。

这句话看似是一个老年人的私人絮语，却承载了三重意涵：它是离

散者的历史乡愁，是错过者的情感执念，更是我们这个时代“向后看”与“向前看”两种人生哲学的碰撞。先说离散。江云的故事，是舞台上复现的无数离散者的缩影。当江滨柳在台北的病榻上问出这句话时，他问的不仅是云之凡，还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。再说执念。从现代

人的情感角度看，这句话问得离谱。四十年时过境迁，各自成家，儿孙满堂，问“有没有想过”意义何在？可正因为离谱，才显得真实。人这一生，总要为一些“没用”的事留出位置，这就是戏剧作为艺术的功能，所谓“人生多少难言事，但留戏场一点真”。《暗恋》的动人之处，就在于它悍然地为这种“离谱”正了名。但真正让这句话在四十年后依然值得玩味的，是它恰好戳中了国人情感结构中的那个穴位：我们既想“好好过日子”，又舍不得“这些年”。

这就不得不提近年作为“女性成长教科书”出圈的电视剧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。剧中女主人公盛明兰有句话被观众奉为人生格言：“眼睛是长在前面的，本就应该向前看。来这世上遭一遭，本就是为了好好过日子的。”这话的通透和清醒，足以让所有“放不下”的人自惭形秽。

从女性意识觉醒的角度看，明兰的“向前看”无疑是进步的。它代表着女性从“被辜负者”的身份中解

放出来，不再用余生为别人的过错买单。赖声川大概也意识到这句话的能量大到一出戏装不下，于是多年后又写了一部《江云·之间》（2024年），把江滨柳和云之凡四十年来往的书信公之于众。信里写满了思念、遗憾、琐碎的生活和未曾说出口的爱意。这个“番外”的存在，仿佛是对那句问话的漫长回答：想过，一直在想，只是从来没有说。

2015年赖声川在上海建立了上剧场，他把这句话挂在剧场最醒目的位置。一句关于“错过”的台词，就这样被供奉在上海这个“相遇”之地。四十年后的今天，如何重看《暗恋桃花源》？要纪念的是什么？要纪念的，是这出戏给了我们一个允许自己“放不下”的理由。我们时常被鼓励“断舍离”，被告知“下一站更好”。可《暗恋》四十年来允许我们，偶尔“向后看一眼”。江滨柳问出那句话时，或许根本没想过要改变什么。云之凡没回答时，应该也没想过要重新开始。他们只是承认了：有些事，值得放不下；有些人，值得想一辈子。这不是对“向前看”的反驳，而是对它的补充。眼睛长在前面，不代表心不可以偶尔回望。

四十年来，我们不断在问“这些年，你有没有想过我”，还在走进剧场一遍遍地看那出悲喜交错的戏。不是因为我们情感麻木，而是因为我们终于明白：有些问题，不是为了得到答案才问的。这大概就是《暗恋桃花源》的魅力所在。

一个温暖的夜晚，与友相聚于“外滩一号”九楼。在露台上，我凭栏俯视：脚下是沉浑厚重的百年万国博览建筑群。隔江相望，是现代化的陆家嘴，一座座流光溢彩的玻璃幕墙大厦矗立于深邃的夜空之中；波光粼粼的黄浦江如一条缀满碎钻的丝绒带，将两个相隔百多年的时代温柔地缝合在一起。

江上游轮拖曳着光影缓缓前行，仿佛有人在深色的宣纸上挥毫，写下流动的行书；外滩大道上的车流汇成一条不息的金色光河，静静地流过万国建筑；延安路高架蜿蜒而来的车流，在夜色的灯影中划出一道漫长的流畅弧线，至临近外滩的四川中路下匝道时，车流如瀑布般倾泻而下，可以看到对岸的浦东新区。

惊叹未尽，心里却浮起一个问号：这景致平日早已熟视，为何今夜格外摄我心魄？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，我亦曾登上外滩的另一幢楼房的平台上观看夜景，却没有看到外滩的全景，而今天我看到的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外滩。我恍然大悟——原来一切源于此刻我所处的方位与高度，与那次完全不一样，现在我置身于外滩中心段的九楼，“悬浮”于繁华之上；既能饱览浦江两岸全景，又远离尘嚣，拥有微妙的临场感：既可俯望江面浩荡，亦能细辨楼宇肌理。这不高不低且处于外滩中段的位置，竟成就了别有风味的一段都市浪漫……忽生一念：观景须精选站位，人生坐标的选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

登高观景 赵进一



蝶恋花（摄影）胡兴霖

七夕会

七夕会

腊鲢鱼

腊鲢鱼

腊鲢鱼

腊鲢鱼

腊鲢鱼

腊鲢鱼

腊鲢鱼

腊鲢鱼

腊鲢鱼

